

“互聯網+”背景下 綜合性人文社科期刊的融合發展

陳玉梅

隨著“互聯網+”上升為國家戰略，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互聯網+”時代。那麼“互聯網+”時代對學術期刊尤其是綜合性人文社科期刊的發展有何影響，綜合性人文社科期刊在“互聯網+學術期刊”背景下的地位與作用，以及如何與新興媒體融合發展，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一、“互聯網+”時代學術信息傳播的特徵

“互聯網+”的本質，就是融合與創新，這將推動學術信息傳播變革的不斷深化。

第一，“互聯網+”推動學術信息傳播要素普泛化。“互聯網+”時代學術信息的傳播將具有“眾媒時代”信息傳播的特徵。信息傳播鏈條上的每一個環節，從信息的採集者、加工者、中介者、媒體平臺到屏幕和終端，都將出現泛化的趨勢。信息的採集者、加工者，由原來的學術期刊編輯向新興媒體編輯轉型；學術信息的中介者和媒介平臺，除了傳統的學術期刊和電子期刊數據庫之外，更是以學術新媒體的形式大量湧現；學術信息傳播的終端，已不再是紙質期刊為主，而是呈現出多媒體多終端的泛化態勢。

第二，“互聯網+”推動學術信息傳播全球化、定制化和實時化。當前的學術信息傳播，是在學術界或者說學術共同體之間的封閉式傳播，學術信息的作者和讀者處於高度重合的一個圈子當中。在“互聯網+”時代，作為學術信息傳播“圈子”的學術共同體已經呈現出全球化態勢，而隨著信息交流的便捷和交流媒介的泛化，學術信息的獲取與交流必將更加智能化和個性化。全球化的學術共同體圈子、基於大數據技術的定制化學術信息服務和及時乃至實時的學術信息交流，將成為“互聯網+”時代學術信息傳播的重要特徵。

第三，“互聯網+”推動學術信息傳播與評價大數據化、新媒體化。由於體制原因，當前學術期刊作為信息“採集者”、傳播者甚至成果評價者，在整個學術信息傳播當中，佔據核心地位。這是學術期刊壟斷了信息源，學術新媒體不能獲得合法學術信息傳播權利和成為評價對象的結果。“互聯網+”條件下，作為學術信息源的學者在各種形式的新興媒體上發佈信息不僅成為可能，而且也成為更多學者在當前學術評價體系之外尋求突破、取得聲譽和跨界生存的現實選擇。更重要的是在目前以引用率等指標為核心的評價體系中，新興媒體能夠更加輕鬆地實現數據獲取，並以大數據的方式呈現，這必將推動學術信息傳播和評價的大數據化和新媒體化。

第四，“互聯網+”推動學術信息傳播多樣化、豐富化。自現代學術體系建立以來，學術信息傳播是以日益制式化、規範化的學術論文作為主要呈現載體的。但學術論文本身及其格式上的不斷規範化，並不是學術信息傳播的必需樣式，相反，恰恰是為了滿足主要以學術期刊為代表的紙質印刷品的出版需要。隨著“互聯網+”條件下音視頻信息傳播的便捷，尤其是可穿戴智能設

備與虛擬技術的發展，學術信息傳播將日益擺脫紙質媒介的束縛，以更豐富多樣的內容與形式，向傳播方式多樣化的人際傳播回歸，只不過這種回歸將是在數字技術支撐下跨時空的、虛擬的實現。即便是退一步來看，在學術共同體中舉行的諸如視頻談話與會議、微信群討論、電子論文集群共享等現有學術信息交流中，學術期刊都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以找到自身角色並發揮其作用。

當然，討論“互聯網+”條件下學術信息傳播的新變化和新特徵，絕不是說傳統學術期刊即將消亡，而是想說明學術期刊作為當前體制下學術信息傳播的核心角色，依舊掌控著“互聯網+”時代最重要的數據資源，也即作者和作者所提供的學術信息。因此，在“互聯網+”背景下，學術期刊仍具有獨特的優勢，只不過，學術期刊自身及其在學術信息傳播過程中的服務模式將出現革命性的變化，其面貌將呈現出“互聯網+”時代的特徵。

二、學術期刊相對於學術新媒體的現有優勢

作為學術新媒體，至少應該包括幾個特徵：一是學術交流基於互聯網，二是學者參與的主動性與主導性，三是學術信息的服務性與共享性。具體來說，學術新媒體應該是既包括微信學者群之類的學者交流平臺，又包括發佈學術成果為主的學術信息交流平臺。但是無論哪種類型的學術新媒體，傳統學術期刊與當前的學術新媒體相比仍有其優勢，主要表現在：

第一，學術期刊與學術界存在牢固的共生性。學術期刊長期以來與學術界處於共生狀態。一方面，多年來學術期刊界努力建設學者型編輯隊伍，編輯成為學術共同體中的一員。同時，編輯與學界還存在著複雜的學緣關係。另一方面，學術期刊與學術界形成了複雜的互相依賴的關係。由於地緣、學緣等關係，學術期刊往往偏向某一個或幾個學術共同體。學術共同體的學者也形成了依賴某一個或幾個刊物發表學術成果的習慣。這種共生狀態，短期內是難以打破的。即便是現行評價體系發生變化，目前存在的幾種類型的學術新媒體若想在這一點上實現突破，也還存在困難。繼續維持與學術期刊的共生狀態，無論對學術共同體還是對學術期刊，都是最經濟的選擇。

第二，學術期刊擁有壟斷性的學術信息資源。學術期刊所擁有的重要學術平臺、長期積累的學術信息數據和學術聲譽，保證了其在學術信息傳播鏈條中的優勢地位，大量學者聚集在其周圍，成為學術期刊的壟斷性資源。學術期刊所擁有的學者型編輯隊伍，既經過專業學習，又經過編輯業務訓練，在學術信息採集上，由於與學術界的共生關係，處於有利地位。在學術信息的加工上，也有學術新媒體所不能比擬的優勢。另外，學術期刊長期以來實質上壟斷了信息源，與學界存在著廣泛的聯繫，尤其是綜合性人文社科期刊，與不同學科之間的學術共同體都存在聯繫，能夠組織起跨學科的學術對話、提供跨學科的學術信息交流，這也是一般學術新媒體無法做到的。

第三，學術期刊擁有權威性的學術評價功能。學術信息的傳播，與一般信息傳播一樣，傳播效果好、影響力大的信息一般來自權威性發佈機構。學術期刊在長期的辦刊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學術信息數據，能夠通過數據分析，與學者更好地溝通，而在辦刊過程中，形成的良好學術聲譽，又能夠吸引到優質學術信息的匯聚，同時吸引學界關注學術期刊發表的學術信息。這種關注將導致引用率等指標的提升，進一步提升學術期刊的聲譽。學術期刊良好的學術聲譽，為其學術評價功能帶來了權威性，並且形成了良性互動。

學術期刊尤其是綜合性人文社科期刊，即便是沒有當前的期刊體制與評價體系的保護，在大多數學術信息傳播環節中仍佔據優勢，但在信息的發佈與傳播渠道上，學術期刊是落後的。信息發佈與傳播的渠道，或者說媒介，對整個傳播鏈條有著重要的塑形作用。如果渠道不暢，則前述所有優勢都將喪失殆盡。唯有圍繞著渠道，對學術信息傳播鏈條上的諸多環節進行重新整合，融

合創新、推動學術期刊服務於學術信息傳播的新方式、新模式，才能夠真正利用好學術期刊所具有的優勢，也唯有如此，才是真正的“互聯網+”思維。因此，必須以媒介渠道建設為中心，推動學術期刊與新興媒體融合發展，推動學術期刊蛻變新生，打造學術期刊主動參與的學術新媒體。

三、“互聯網+”與綜合性學術期刊融合發展的思路

如果僅僅將“互聯網+”視作一場技術革命，從技術角度將刊物的內容以新的傳播媒介來傳播，卻希望實現“互聯網+”思路下的學術期刊與新媒體融合發展，那是不夠的。“互聯網+”不僅是一場技術革命，更是一場觀念革命，而且是一種系統性的創新。結合前述對“互聯網+”背景下學術信息傳播特徵和學術期刊的優劣勢分析，可以看出，綜合性學術期刊積極投入學術新媒體建設，至少應在內容、採編、傳播等方面實現融合發展。

其一，“互聯網+”與學術期刊在學術信息內容上的融合。學術期刊的“互聯網+”，要做好大數據技術支撐的個性化學術信息服務，致力於擴大學術共同體，提供學術服務，即做好學術新媒體的內容供應。內容供應的形式，不應局限於紙本刊物時代的規範化研究論文形式（研究結果），而應該以多種信息形式發佈和呈現研究成果。更加重要的是，在研究結果之外，隨著虛擬技術等的應用，更加注重研究方法、研究理念乃至研究過程的呈現。比如超星推出的學術視頻等學術出版方式，這將是對整個學術成果產生過程的呈現，對學術信息交流有著重要推動意義。

其二，“互聯網+”與學術期刊在學術信息採編上的融合。“互聯網+”條件下，學術信息採編工作應轉變思路。一方面，學術信息採編應提升主動性。隨著社交媒介的發達，學術期刊編輯可以通過微信群等方式參與、組織學術共同體的學術討論，在學術思想的產生階段即參與進去，通過積極參與學術話題來跟蹤學術方向。另一方面，學術信息採編應提升開放性。學術信息採編向所有的學者開放，通過一定的設計，使學者可以將自己的學術成果、研究過程、研究方法與理念、學術評論等等以多種形式上傳到學術新媒體中共享，讓作者參與到採編過程中，實現雙向互動，改變學術信息採編的面貌。

其三，“互聯網+”與學術期刊在學術信息傳播上的融合。據騰訊科技的調查，通過微信朋友圈獲取信息已經成為人們信息獲取的重要方式。相對於一般信息，學術信息由於其專業性，更具有“圈子化”傳播的特點。充分發揮人際化的傳播手段，利用各種社交媒體進行圈子傳播，是學術信息傳播的重要途徑。但是，學術和學者並不隔絕於社會之外，學術新媒體若僅僅只是圈子傳播，既不能滿足學者對學術信息傳播與交流的需求，也不能實現學術與文化的普及。使學術走向大眾，即實現專業學術與大眾文化的融合，也是“互聯網+”條件下學術信息傳播的應然之路。

有學者認為，“互聯網+”不等同於“+互聯網”，除了倡導運用互聯網技術發展學術期刊，更應該用互聯網思維重新審視學術交流的新發展、新特徵，重新定位學術期刊的發展角色。在“互聯網+”時代，學術期刊尤其是綜合性人文社科期刊，並不會消亡，但其大而全的內容、依賴讀者訂閱的傳統模式，迫切需要主動適應“互聯網+”時代學術信息傳播的新變化，與新興媒體融合發展。若只是通過新媒體拓展傳播渠道，很可能仍是“+互聯網”的無效或者低效傳播。唯有改變傳播模式，變被動訂閱為主動推送、變信息的“大而全”供應為信息的精細化服務，真正實現從學術信息提供者向學術交流服務者身份的轉變，在整個學術信息傳播鏈條上都發揮作用，成為學術信息傳播與服務平臺，才能打造成由期刊主導的學術新媒體，實現與新興媒體的深度融合，保持與提升學術期刊在“互聯網+”時代的學術生命力與影響力。

（作者係《社會科學戰線》雜誌社主編，研究員）